

烽火征塵記

趙爾謙著

—— 避難四十日寫實 ——

- | | | | |
|-----|------|------|------|
| (一) | 莫千由上 | (七) | 扶國兵艦 |
| (二) | 安吉脫險 | (八) | 吳淞過 |
| (三) | 從浙入皖 | (九) | 蕪湖道中 |
| (四) | 過河滙溪 | (十) | 廣州巡禮 |
| (五) | 宣城一宿 | (十一) | 三遊香港 |
| (六) | 蕪湖炸平 | (十二) | 桴海而歸 |

烽火征塵記

趙爾謙著

民國二十七年二月出版

民國二十七年二月出版

烽火征塵記

全一冊

冊實價法幣壹角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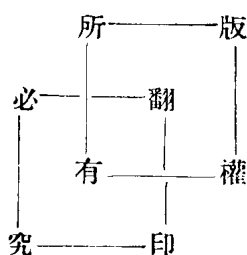
趙爾謙

上海人週報社

文瑞印書館
河南路金隆街廿五號
電話九六八三四

上海愛多亞路三德里八號
上海人週報社

五洲書報社
上海山東路二二一號
電話：九二四六七號



著

發

承

發

經售處

烽火征塵記

趙爾謙著

(一) 莫干山上

在莫干山崗頭墩上的琅玕精舍中，有一對情侶，於蘆溝橋事變后在滬結褵，來山小居，度其所謂蜜月生活。新婚伊邇，興趣正濃。每日散步山林之間，到劍池去聽瀑布的奔流馳騁之聲，侵晨散步，登塔山巔，以觀日出。黃昏時則在家中看日落。山上的竹翠欲滴，雲深似海，更逃不了他們徠卡的鏡頭。星期日則偕二三友好離山到石頤寺福水碧塢等處遊覽。飲清泉以解渴，倦則頽然臥於怪石角上，野餐果腹，談笑自如，雖不敢上擬羲皇上人，然理亂不知，世事不問，陶然自得之情，盎然現於各人的顏面。有時高興，更復狂嘯一聲，聲震山谷。我對於莫干山的印象，是好極了，尤其在亂離之世，可視之爲世外桃源。一個美國人在中華山上曾經對

烽火征塵記

我稱頌牠說：『莫干山是東亞的勝境，中國的小瑞士，因為瑞士多山，避暑山莊，又多在山巔，紅綠的屋頂，受樹木的包圍，白雲的環繞，多饒風趣，中國惟有莫干山堪與之媲美。』余亦旅瑞士久，深以此書爲知言。

我於七月十六日上山，一直到十一月二十二日晨才下山，一共住四個多月，除了遊山玩水之外，我還預備些功課，滿擬於事變結束後，回到北平某大學去教書，不意第一個事變未完，第二個事變又來，滬戰終於八月十三日爆發，不但不能回平，并且無法返滬。故都既淪陷，爲瀋陽第二教書匠的飯碗，終於擊碎，書不能教，索性自己讀書。友人南先生有掃葉山房石印的曾文正公全集約四十卷上下，我就利用兩個多月的光陰讀畢此書，做了許多劄記，事後取而讀之，頗有意味。我是不願爲英雄聖賢與豪傑，但對於此輩的事業文章深存仰止行止之心，用爲陶冶性情砥礪品節之工具。前在歐西，曾景慕 Cardinal Mercier 及 Marshal Foch 之豐功偉烈，及其對於國家與人羣之貢獻，遂購置圖籍多種，預備做繙譯介

紹的工作，后以南北奔走謀生維艱而未果。今讀湘鄉的家書日記及文集等，每爲擊節讚嘆，深以爲完成艱鉅事業之不易，棟樑之才之不易得，真才見於亂世，而世亂尤需真才，此等情形，古今中外，靡不相同。比國的彌爾謝樞機主教，法國的福煦大將，以及中國的曾侯，可謂並世的賢豪，均於國破家亡山河變色之際，爲國家民族謀福利，以箇人精誠之所至，挽回一代人心，而立德立言立功於不朽。湘鄉以恆勤勞謙四字律已教人治軍齊家，所說均閱世經驗之談，成爲亂世『嘉言』（梁任公著有曾文正公嘉言鈔，蔣委員長曾說：『曾文正生平躬履諸難，都是以「打脫牙齒和血吞」的堅忍沉毅的精神處之，曾不責備人家，這是曾氏的偉大，也是他成功的要訣。』在我讀曾氏文集做劄記的時候，上海抗戰已及三月，終於大場退却，乍浦登陸，嘉善嘉興相繼淪陷，平望湖州陸續失守，於是莫干山之屏障盡失，人心動搖，風聲鶴唳，一日三驚，雖欲力持鎮靜，苟且安居不可得矣。終於被迫出走，閭閻數千里，歷時四十日，而文弱書生遂亦成爲高等難民，誠可笑也。我等在新婚後來此，不意蜜月變成『苦

月，『避暑適成避難，最后避難且不可得，必須逃難，不但勞民傷財，并且性命難保，情節曲折離奇，宛如小說傳奇，逃難詳情，必須下回分解，此段不過『回憶』中之楔子而已。

(二) 安吉脫險

中國有句古話就是『一動不如一靜』，雖爲浮淺之談，然極適用於逃難者。蓋有錢者可逃，無錢者則不能逃，果無錢者也想逃跑，則發生莫大的危險，其結果爲勞民傷財，錢也用完了，人也逃病了，想起來到還是不逃的好。有錢有勢者容易逃跑，那也不算逃難，只可以說是以錢跑路，以勢推行，一如承平時代，決不會發生意外。窮小子最好不必跑，尤其不必亂跑，本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之義，自然心平氣和，明瞭生死非可逃避而倖免，逃固或者可以免死，不逃者亦未必盡死，與其餓死病死於草原山溪中，做王陽明的『瘞旅文』之對象，就不如死於牖下之爲愈，無孔方兄者決不可逃難，本可不死，逃則難免，故一動不如一靜也。

逃難之難，真如唐僧到身毒去取經，同時經濟不甚充裕靠書吃飯的我，大可立定腳根，不

必開步走了，又何必逃呢？上文所說動不如靜是逃難吃苦后的教訓，事先並無此種思想，經驗增加人的閱歷與智識，亞里士多德說 *Experientia Docet* (*Experienceteaches*) 有深意存焉。我們受環境的壓迫，決定走了，然終無法動身。情形是這樣的：去年十一月間嘉湖等城雖遭陷落，杭州除飛機空襲而外，仍極安謐，莫干山杭州的交通，本應維持，無奈浙省最高長官畏蒞過甚，善於電報交際，而無補於國計民生，日軍未至，省政府早已撤退蕭山，杭州已入無政府狀態，各種交通均告阻塞，火車停駛，公路不通，包車絕跡，洋車居奇，而山下的轎子，遂成爲絕大問題了。莫干山這時候與外界隔絕，儼成孤島，郵電不通，報紙信件無從入目，業已半月，滬甬一綫雖通，因莫干山之途已塞，返滬終成泡影，我等遂決定趨安吉越廣德走蕪湖，初不知其有若何危險，逐漸的陷入最嚴重的軍事區域也。

從莫干山到安吉城爲八十里山路，一日可達，轎夫可用二名，爲價不過五元，這是承平時代的光景。現在公路局解散，本無轎子可叫，卽有亦不肯到距離較遠的安吉，就是看面子肯

去，亦非四十八元不辦，真是有錢然後才有命也。我們的轎子是在山下叫的，經過三數日的折衝與努力，費盡全盤口舌，叫到轎子五乘，每乘十三元，同行除著者夫婦兩人外，尚有合肥李氏主僕五人，我等一行七人，頗不寂寞，遂於十一月二十二日清晨七時，浩浩蕩蕩離崗頭墩過怪石角，越莫干嶺，和可愛的琅玕精舍作別了。

轎子在山腰間，蜿蜒前進，道上結冰，山路本不易行，轎夫顛蹶者再。山巔氣候嚴寒，已入隆冬，在肅殺縮瑟的空氣中，一聲一聲的礮響，傳入耳鼓，大約是從吳興方面來的，似乎對我們說：『國難十分嚴重，是真實的擺在眼前，需要各個人犧牲性命，拿熱血換得祖國的不亡與民族的復興，你們這班人還去逃難做什麼？』聽到這裏，滿臉通紅發熱，良心給我極大的呵責，真有意從此投筆從戎，但是眼看到憨笑的妻子，回想到白髮的高堂，這種仰事俯畜的責任，將來又託給誰呢？人生真是環境的奴隸！行行復行行，已從高山降至平地，時已正午，天氣漸暖，潺潺的泉水，蒼老的古柏，曲折盤旋的松樹，滿山的修竹，一一與我們話別，從此永別莫

，
干身入安吉縣境了。

武康安吉間，山道崎嶇難行，輜夫涉水沒蹕者數次，渡河者兩次，墮入水中者兩次，險象環生，不一而足，所幸每次化險爲夷，卒能安抵安吉，時已薄暮。安吉四面皆山，易守難攻，城小而堅，似非兵家必爭之地。我等入城之際，市民議論紛紛，有謂我儕失算，身入虎穴而不自知，蓋安吉市民能逃者已逃盡，城內均不能逃者；有謂泗安已成軍事重鎮，欲入廣德，必過泗安，況廣德已非普通人所能通過等語。我等抵徐永泰棧房後，尙覺市面平安，不過謠言孔多，有謂大兵卽將過境，日機卽來轟炸，而輜子之難叫，真難於登天，確是事實。在等輜子的時間內，四川軍隊突然來駐城內，家家戶戶，全爲灰色的丘八先生所佔據，我等旅舍，決非例外，除我等房間外，全棧幾無隙地，甚至於老闆娘的臥房，也被他們佔領。這班勇士全是劉湘的部隊，初從西蜀，開到東越，英氣雖然勃勃，尙未到過前方。初到時就煮飯做菜，高興時就唱個四川的山歌，愛情的曲兒，後來人是愈來愈多，叫囂之聲，不可嚮邇，互相咀咒，徇至動武，到了晚間，

大勢不可收拾，一位兵士欲斃老閻，因其供應不週近於吝嗇也，兩位官長因小事而參商，互詆爲漢奸也。咳嗽聲，談話聲，嬉笑聲，小便聲，（附註：兵士在臥室內是不拘形迹，小大出之。）擦鎗聲，戲罵聲，打牌聲，歡呼聲，一切的一切，打成一片，令人不能成寐，我想這是不了之局，因爲兵士是不顧一切的，危險是有種種可能的，我等屏息以待，不敢出門者兩日兩夜，少動卽有危險，精神上的痛苦與黑暗，達於最高峯，實在如同身處地獄在魔鬼的勢力範圍內一樣，有時發最上的痛悔，願意以靈魂付與創造者，有時聽見日本飛機在離屋不遠的空中作格格聲，兵士欲開步鎗射擊與軍官阻止的聲音，我們到願意一個炸彈，同歸於盡，解放靈魂上的壓力與苦楚，到了這個時候，我們才知道死的快樂，生的艱苦，生不如死，一時覺到萬象皆空，知道富貴功名，皆人世浮榮，惟胸次浩大，乃真正受用，我們的一顆心靈和塊然的肉體，均交付造物主了，聽他的處置，不復有所顧慮了，霎時間心地光明，生與死一切置之度外。在這個時候，我想起洋將戈登 General Gordon 在非洲 Karthoum 地方，被土人圍困，英國

救援不能卽至，在死在眼前的光景中，他的靈魂趨向上帝了。這個最后幾分鐘，是劃時代的，是生死兩世界的分野，戈登就把那 J. H. Newman 的一首詩 *The Dream of Gerontius* 拿出來循環諷誦，嘆爲得未曾有，同時又讀師主篇 *The Imitation of Christ*，感動彌極深切，以爲這本書上的一字一句，全是爲他自己說的！宗教似非戈登所好，然在臨終的一剎那，給他極大的幫助。我們在這個時候是竭力的祈求了，（後來回到上海聽說也有許多朋友幫助我們祈求，實在令人心感。）結果是很好。兩日之間，我們實行閉關政策，從未有二人用暴力使我們開放門戶，來去的士卒雖多，從未有人用指彈戶，如同屋內無人，此屋不復存在者然！老闆是漂亮的，曉得他自己不順士兵的眼，卽於晚間請軍官大抽其雅片，以資聯歡。在緩和的形勢中，一部份的兵士開赴前敵的當兒，我等就乘機出逃，取無官一身輕之義，我等取兩個小包袱，亦只剩這兩個，餘外價值數百元的行李衣服箱子等，均送給弟兄們了，到不是他們搶的。我等留安吉（既不平安，又不吉祥。）三日許，度日如年，如處囹圄，於二

十六日晨，徒步出走孝豐，廣德之行作罷，擬取道河瀝溪以達宣城。出城時盤查甚嚴，據云昨日日機機關鎗在此掃射。在郊外步行數武，吸一口新鮮空氣，才覺到人生有趣。我等已兩日不食，到農村裏去吃一大飽，才知道人性好生而惡死。回首安吉，恍如噩夢一場，才知此城數日前即劃入戰區，厥後國軍收復泗安，曾從此出奇兵，以作側擊，安吉在軍事上之功用，其爲此歟？

(三) 從浙入皖

出了安吉城后，在草原上和稻田裏跑跑，週身發熱，覺到冬日之可愛。孝豐現在滿城皆兵，進城不易，我們的地是孝豐港上的塘浦鎮，距安吉不過八十里，我們跑了三十里，又坐了五十里小車，在傍晚時候，已渡港抵鎮。沿途風景絕佳，過一小嶺，下車步行，餘則路向平坦無阻。嶺下有深溪，溪中沙子碎石甚多，漁者挾老鷹六七頭踞舟上捕魚，渾然忘機，似不知隣近有戰事者。孝豐四郊，富於土匪，我等所經之途，亦爲若輩出沒之所，數日前尚在此方作祟，

幸而飽載遠颺，不爲吾僑害。小車之聲，和廣德的高射礮聲相應和。據云日機每日來遊，高射礮發礮以歡迎之，嘉賓雖去，但山民震耳欲聾矣。說起也很奇怪，我等雖改途孝豐，但是仍抱繞廣德而行，一聲聲的礮響，知道空戰仍在積極的進行。抵塘浦的首要，是吃飯，次要是雇轎子。現在軍事緊張，有錢者出錢，無錢者出力，鄉下人無錢，故當出力，拉夫之風，盛極一時，轎夫怕拉，多逃入深山，早出夜歸，故叫轎子者苦矣。我們本想叫轎子到河瀝溪，乘江南鐵路北上，因爲轎子難覓，不得已而求其次，只叫到皖境之獅橋，計程百二十里，轎子爲數五乘，計洋一百六十五元，欲難民出這個大數目，真正不易，然而不出又不了，因爲這是碩果僅存的轎子，你不出，還有旁人要，又怕弄成安吉的局勢，只得將就了事，決定明晨上途，拿出十元的定錢，出門就跑，我的喉嚨，已經啞了，因爲這班轎夫不是真不二價，必須再三講價還價而后可。

二十六日黎明離塘浦，轎夫怕抓，繞道出孝豐城，當晚抵「上通杭」浙省最西之一小村。

落，再西則入皖境，甯國縣治矣。沿途山明水秀，如入畫圖，可惜我等心緒不佳，雖然偶爾領會天然的景色，但未能極意的流連；我等又非騷人墨客，未曾吟咏數章，效杜工部做幾首亂離之詩，以吐積懷；我的幾個好照相機已入他人之手，無法將天然妙景攝入鏡頭，以資紀念。現在我可以說的，大約如此：浙省的山，勝於皖省，至少在浙西皖東南的一部分，浙山富於樹木，而皖山則童禿不毛，兩省分界，不是矯揉造作的，在地形地質方面是有理由的。再則從塘浦過通杭到獅橋的一段，俱有崇山峻嶺，兩山之間，因山溪的灌溉，自成肥美的區域，迥非江北或皖北所可比擬。假使這段地帶放在歐洲任何國家，早已無疑的劃為風景區了。現在是什麼景况呢？浙皖交界實在是匪區。現在國共合作以禦外侮，數年以前，國民政府曾在這座山谷裏很嚴厲的剿滅過紅軍。現在看見兩樣東西，富有歷史上的興趣：第一是些大小不等圓方各異聳峙在山巔和平地的碉堡，第二是雙方宣傳打倒的標語，雖然經過長時間風雨的摧殘，在頽垣斷石上仍然有遺跡可尋。

現在時過境遷，政治情形，本應改進，不過『共匪』仍然存在，以一二十人擴充至一二百人，盤據山嶺。二十七日我等夜宿於上通杭的茅草屋內時，已經是滿城風雨，說明日過嶺時，將如何如何，決不利於吾儕，轎夫尤爲恐懼，顯然欲乘機逃脫。

通杭獅橋之間有兩山焉，實爲浙皖兩省之分水嶺，凡入皖者必過此二山，土人稱之曰『翻雙嶺』。二十八日天未大明，我們已經起來預備去翻嶺。無疑的山路是曲折幽靜，起伏難行，乘者必須下轎步行，兩山之間，仍須上轎，轎夫疾走如飛，甚爲沉著，汗流如注，而絕不停留，少選后山亦過，轎夫伸了一口長氣，抽了一口烟，說『恭賀老闆洪福，危險已過，從此身入安穩，一路太平』，說完拿了工錢和酒錢，從此告別。這班轎夫家裏是有老小的，不但怕共匪，并且怕拉夫，聽說獅橋過兵，不會把我們送到鎮上，已經免脫而逃了。

(四) 過河瀝溪

自從平安翻過雙嶺以後，廣德的砲聲，從此不入耳鼓，不過山這邊的情形，又和那邊異趣

了。從獅橋到河瀝溪，計程九十里，其間村鎮甚多，例如鳳凰鎮、中興鎮、溪鎮、石口等，沿途駐有重兵，每鎮皆爲彌堡，盤查之嚴，自出安吉城後，未有如斯之甚。我們所走的是，做在山脚下和山腰中的山路，路基甚佳，擴而張之，稍加整理，即成絕好的公路，可通汽車。我在意大利及瑞士，這樣類似的山中公路，實在走得不少，我們是可以做做的。路之右爲山根，左則爲深溪，溪有石底，作深紅色，酷似一團的海草，有時有深曲的縐紋，作人腦狀，從岸上視之，蔚爲奇觀。本來獅橋河瀝溪間，往來均利用此溪以通舟楫，現在一切舟隻均怕拉夫，匿而不見。在這種情形下，無舟無車無轎，只有緩步以當車了。我們把這條路，分成兩截，今天先走四十里到石口，其餘明日再說，因爲正午才到獅橋，今日力之所及，不過三四十里路程而已。夜宿石口鎮。

二十九日雇一輪小車三輛離鎮，沿途經過兵站及村落甚多，車夫怕抓夫，遲滯不前者再經我再三開導，始如蚯蚓一般的前進，因爲鐵輪在石子上走，推者真是不易，而乘者亦復腦震欲碎矣。在未到河瀝溪的三里前，他們不肯再前進了，雖懇切勸勉，亦復無效。據余觀察所